

航海的人们



战舰

[英] D. 豪沃思著

海洋出版社



海 军 史

航海的人们



[英] D. 豪沃思 著

伍江 译

海洋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介绍了英、荷两国在十七世纪为争夺海上霸权而进行的几次海战。作者生动地描绘了海战紧张热烈而又扣人心弦的战斗场面，评述了当时英荷两国海军中著名的将领及他们的建树。其中两次著名的海战，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各国历史学家都极为重视。

本书还插入了大量绘画，这些画中有些是描绘当时海战的一代名画。

战 舰

[英] D. 豪沃思 著

伍 江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八九九二〇部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1/2 字数: 120千字

1984年3月第一版

198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10193·0310 定价: 0.70 元

作者简介

戴维·豪沃思，著有许多关于航海方面的书籍，作品显示出了他对舰船和海洋的实际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在英国海军中由水兵升到少校。他花费了四年时间在设得兰群岛组织挪威志愿人员驾渔船载特工人员和武器，在被占领的挪威登陆。战后，他从事船只的设计与建造工作，以后又将全部时间转为写作。他的作品有《海上主权》、《特拉法加》及《巴拿马》等。

目 录

随 笔	继承地球产权之争.....	(1)
第一章	风帆与火炮的结合.....	(3)
随 笔	“沃沙”号重见天日.....	(28)
第二章	巨型战舰对各国新海军的考验.....	(33)
随 笔	河川水网造福荷兰.....	(56)
第三章	两次大战之间的一段西班牙插曲.....	(58)
第四章	船厂窃贼之克星.....	(81)
随 笔	火攻船：火攻术之胜利.....	(103)
第五章	“逃跑是懦夫的表现”.....	(105)
第六章	祸不单行：上帝降火灾，荷兰施报复.....	(129)
随 笔	本应获得更大的胜利.....	(152)
附短文及图		(154)

随笔 继承地球产权之争

“谁控制了海洋，即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即控制了世界财富，因而控制了世界。”十七世纪 沃尔特·雷利爵士（译注：一五五二—一六一八年，英国政治家、探险家兼诗人）创立了这一改变西方文明整个进程的学说——数世纪以来为各国在公海宣战提供了实质上的依据。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勇敢的探险活动如雨后春笋。此后约一百年间，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着世界海洋，在他们新发现的大陆上敛聚财富，没有人可以与之匹敌。一五八〇年，西班牙征服葡萄牙，成为海洋独一无二的主宰。但在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之交时，两个新的航海国家勃兴起来，迫使旧秩序衰落。

十六世纪，欧洲“黑暗时代”（译注：中世纪，特别指中世纪较早时期。约自公元四百七十六年至十世纪末）的禁锢消失了，英国贸易和海洋探险事业兴起。商业的急剧扩充导致了更大和更适合于航海的船只的发展和职业水手队伍的不断扩大。由于不可避免地发生与西班牙的冲突，因而出现了能装备较重型武器的英国战舰，以便与西班牙或其它国家所声称的海上霸权作抗衡。实际上英国人已声明他们对“海峡”（译注：指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海峡以及英吉利海峡）的所有权。

约在同时，吃苦耐劳而雄心勃勃的荷兰人，在英格兰越

北海派出第四支武装商船队与西班牙王国政府角逐于非洲与远东市场时，也逐渐发展风帆战舰以袭击西班牙并保护自己的航运。

不久，此两个年轻而具进取心的帝国，又自相残杀。他们的武器，是新型战舰（the men-of-war）。他们此时正在组成一支强大的海军。英国与荷兰都不甘心于坐视对方继承西班牙以前对海上贸易的垄断。在一六五二年、即英荷两次海战爆发之前不久，一名英国舰长反映了他的大多数同胞的看法：“世界贸易对我们两个国家来说，地盘太小了，因此必须有一国退出。”

第一章 风帆与火炮的结合

一六〇七年，一位名叫菲尼亚斯·佩特的英国造船师在他的记事本中写道：“我着手于一具奇特的船模，绝大部分由我亲手精心制作，饰以雕刻与彩绘，极尽富丽堂皇，并置于框盒内，以紫红塔夫绸覆盖。十一月十日，我送至白厅海军大臣办公室，面呈之。”

海军大臣为埃芬厄姆·霍华德，十九年前曾统帅伊丽莎白女王第一舰队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此一奇特船模为一新型战舰船模。在主要设计上，它集中了当时在国王陛下服役中的伊丽莎白时代舰只的一切最新设计——低舷、四桅、横帆、装备长列火炮自船舷两侧炮孔发射。但吨位却差异甚大。设计吨位达一千二百吨，与当时任何大型战舰相比均超过一半。超出部分可为大大改进的武器装备提供充分的高度。绝大多数伊丽莎白时代的战舰都有两列火炮，一在主甲板，一在甲板下，自炮孔发射。而新舰则船高，足以增设一火炮舱面，装备三列令人望而生畏的火炮，因此能装载六十四门重炮，较旧舰增加百分之五十，与此相应，船员亦可增至约五百人。

海军大臣见此设计，大为关注，迅即将船模送呈国王詹姆士一世。据佩特纪事称，国王“甚为欣慰”。国王委任佩特于泰晤士河畔的伍尔威治皇家造船厂建造此巨型战舰。

此为佩特一鸣惊人之举，因而当即遭到同业对手们以某

种理由厉声反对。佩特出身于半个世纪以来曾培养了至少十几个声名显赫的造船师的家族，这家族的大部分成员受洗礼时命名为菲尼亚斯，或命名为彼得（这件事使后来的历史家们陷入了混乱），但这一菲尼亚斯却以自负和尖酸刻薄闻名。至三十七岁时，他仅建造了两艘舰船，而且俱是小型的。一艘比玩具大不了多少的船——“皇家方舟”号的小型复制品（“皇家方舟”号曾在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作战时，充英国旗舰）——为詹姆斯国王之长子，亨利殿下使用，能安全航行于伦敦桥以上的泰晤士河上。另一艘为商船，系佩特投机建造。他被“国王专门调查委员会”指控为自皇家造船厂盗窃木料建造此船。但这一指控从未获证实，而且当时如此行事者，甚为普遍。然而此一指控，加上他难以共事的性格，以及他对造船业缺乏才干这一看法，使佩特长期以来为其同行们所不容。

佩特的对手们谁也不相信他有能力建成他拟制的此种战舰。他们似乎认为，他不过是独出心裁，以此壮观的设计来获宠于国王，以谋取进身之阶。从一开始，对手们即在伍尔威治船厂进行刺探。当舰船正在建造时，他们即向国王呈递措词尖锐的奏折。

“首先，船模设计并不完备。”其中七人在一正式奏折中禀告，并附文提出：“战舰肋板太多”（意为横向其龙骨的木料太多）并且“船幅太高”，因而它“将吃水太深，在浅水海域行驶不仅危险亦不适宜。”并对舰上过分的装饰吹毛求疵——包括将在十四个炮位上饰以咆哮怒吼的狮头——他们指责佩特是在建造观赏品，而不是一艘可用的战舰。进而指出工程完成情况“质量低下”。船木装钉“纹理不顺，部

位比例不当”。船体构架“极不适用，仅可作粪船之用而已”。而计划中的造价却为二万英镑（此造价足以建造六艘较小的战舰）比应付价格高出四倍之多。

喧嚣之声四起，终于使国王决定驾临伍尔威治，亲躬查询。于是，一六〇九年五月的一个上午，造船厂出现了令人难忘的场景。数千人拥挤观看。新舰巨大的龙骨长达115英尺，卧于干船坞的稳定架上；船首、船尾以及某些构架已安装，舰身下部的船壳已装好。工人的临时餐室饰以流苏窗帘，使其与高贵气派趋于一致。人们伫立等候国王及佩特的批评者。严阵以待的造船师写道：“他们在船厂周围上下窥探，轻蔑、恶意以及诋毁之言词不绝于口。”他们预言，他将被处以绞刑。

查询中，不下五十人被召见作证。佩特此日的大部分时间疲惫不堪的处于被告席上——他跪在国王面前。詹姆斯审慎地俯听一切不满之词，也俯听佩特笨拙的说明，他说：对他的攻击全部出于恶意与嫉才妒能。国王攀越已部分建成的战舰的各部位，亲作判断。

最后，几乎使所有在场者惊讶，国王詹姆斯决定支持佩特。他以所罗门王（译注：古以色列王国国王之子及继位者，以智慧著称。）的睿智，任命两名极严厉的批评者向佩特提出忠告，但恩准佩特完成此一任务。战舰建成了，于一六一〇年下水。命名为“太子”号。尽管有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但战舰本身却为它的建造者作了全面的辩护。

批评者们认为用材太多的“肋板”，实有助于支撑重炮的增加了的重量。他们认为所谓的吃水太深，实在有助于在炮火反作用力下使舰稳定——战舰在此后辉煌的长期战斗经历

中以事实作了说明。甚至其豪华的装饰亦提供了用途：在以后的年月中，十七世纪的海上列强，均以此作为在公海显示其权威的手段之一。

可以说，“太子”号实际上是一艘应运而生的战舰。它正是在这样的时刻登上历史舞台的，即：海上力量突然之间终于成为成败攸关的力量；而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一支为了在陆地驰骋扬威的骑士们的配属力量。在十七世纪初的年月中，英国人为了争夺霸权，与其商业和航海的主要对手进行着激烈的抗衡。它的对手是北海彼岸年轻而生机勃勃的荷兰共和国。荷兰商船队穿梭来往于世界各海洋。一位荷兰官员在十七世纪初曾为其船只来往频繁吹嘘说：“荷兰船只开辟了几乎远至海上各国的航道，堪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航运国。”这虽系夸耀，但大大激怒了英国人，因为他们自己的船只正在世界海洋航行，进行探险、殖民。一句话：进行贸易。然而，荷兰人自命为航海霸主也事实俱在。英国人决心结束这一局面。

敌我双方的野心，不可避免地导向武装冲突。至时，战争的威力是巨大的。海洋是战场，而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海军，它包含象“太子”号这一类的国有战舰。此类为作战而专门设计的舰船，装备有巨大破坏力的火炮，配备有职业航海人员，他们以经过训练，协调一致的战术投入战斗。对于海上作战来说，这一切都是新的情况：战舰、武器、作战成员、战术，国家的常备海军。还有一种新的情况是，出现了庞大的岸上机构，如海军部。它发展造船厂、武器库和粮秣厂以支持各自的作战舰队，同时建立一个有权威的领导集团，向部队发布命令并解决违纪问

题，

英荷两国间的战争，进行了两次短期的但又是剧烈的战斗——第一次为一六五二至一六五四年，第二次为一六六五至一六六七年——它们是整个海军史上最为势均力敌的战斗。单从参与作战的舰只和人数来看：战舰多达二百五十艘，火炮一万二千门。六万名水手相互厮杀，忘我战斗。舰队遍及英吉利海峡，舰只横越北海，来往于英荷海岸间。史学家在记述战争时写道，他们投入战斗时“每艘舰号角齐鸣，战鼓喧天，水兵们不顾一切地挥舞着帽子，军官们则挥舞起带翎头盔。”时而荷兰人占上风，时而英国人获胜。双方常常战斗至精疲力尽，不能再战。有一次战斗，竟令人难以置信地延续达四日，仅因为仁慈的上苍赐以恶劣的气候才中止。每次战斗后，双方舰船蹒跚返港进行修补，替补死伤船员。数星期后再驶到海上，投入另一次暴风雨般的战斗。

战斗结束时，英荷双方胜负难辨。交战双方才被迫承认，世界之大，足够双方施展，以经营获利的贸易，而且海外的敌人较之眼前出现在双方枪口的敌人，更为危险。但战斗的收获在于发展了现代海军的雏形，以及一整套战术，它们一直延续到潜艇和航空兵时代，其间只不过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而已。

复杂的海上战争之所以发展缓慢，特别是在北欧，是一系列的原因的。首先，中世纪人们对世界所知极其有限；伟大的探险家们尚须开发美洲，打开东印度宝库。而中世纪的商业，大部分在陆上进行，或来往于江河海岸，因而海上发生利害冲突的时机甚少。

在那些世纪中，欧洲的船艺亦为骑士制度所窒息。中世纪时代，宫庭与城堡是骑士团向往的中心，顾名思义，骑士（来源于法语cheved）注重骑术。对骑士们来说，在马背上作战、狩猎，是一生中最伟大的成就。而骑术与船艺总是对立的，过去是，现在亦如此，再也没有比在船上骑马更显得不调和的事了，可能骑在马上的水手是例外。骑士们相信骑马、披甲是进行战斗的唯一形式。而在海上，他们无法御马奔驰，无法使用其熟稔的武器——长戟、剑。在船上他们不敢贸然身裹甲冑——如果披上甲冑，他们认为，一旦船沉，或一旦落海，或被迫下海，他们将会如石沉大海。可以设想，在整个中世纪，骑士们憎恨大海，他们一旦不得已而去海上，渡海去战场，他们将尽可能迅速地再行上岸。因此时舰船的主要军事用途是去运送军队。海上作战的技能因而被忽视。

许多中世纪的国王自己拥有少量的舰船，但不足以装载其配备的马匹和装备的军队。在需要派军队去海外时，他们就租借或征用臣民们的商船，利用商船的船主及船员。这时船只临时改建防御设施——设船首楼和船尾楼，只是认为可能在航途遭遇敌人。这种船楼必须为轻型装置，否则船只会上重下轻。一旦与敌船遭遇，船楼可用作挡箭，亦可用作发射台，从此处下射火箭。他们常造设哥德式小窗口和雉堞，甚至以砖砌图形绘于其上以为伪装，看起来活象岸上城堡的复制品玩具。骑士们不属于船上水手组织编制，他们使船长们毫无信心。船长们没有发言权。骑士们一上船就掌管船只，船长只能按他们的命令行事。

总之，那时海上战斗相当稀少。中世纪时船只以单桅横

帆行驶，每小时只能航行数节，而且只能顺风行驶。因此，只有在顺风时——例如航越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船只才能安全地被风送入港口。在那些世纪里，在海上遭遇敌对的船队是极少的。

一旦发生此种情况时，如果双方都有意作战，他们就相互并行，向对方船上扔过去铁爪带住船。除射出一阵阵火箭外，战斗员还掷去易燃的液体，这叫做“希腊之火”，这还是他们从十字军东征时的撒拉逊人（译注：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十字军东侵时的阿拉伯人或伊斯兰教徒的称呼）那儿抄袭来的；它的主要成分是石脑油，可使敌船着火。但此事并不可靠，因为火在海上属危险武器，易于扩展，烧毁双方船只。

一三五〇年，英国王爱德华三世在英吉利海峡与敌方西班牙船队遭遇，他运用了地中海撞沉西班牙小船队中的领舰的战术。如此猛烈地向西班牙舰撞去，以致使自己船上的主桅断落，桅上所有自高处向下射箭、掷石与投枪的船员都坠海。而且将船身的一些船板撞裂，于是爱德华的骑士们不得不改行干起舀水这种不屑一干的工作来。西班牙人也受到相当大的损失，但船只仍可在海上漂摇。

此后不久，爱德华的儿子“黑王子”，指挥另一艘船也运用了同样的战术，结局更使人震惊，他的船沉入了大海。但在沉船前，他和他的船员们却成功地跳帮登上了西班牙船，将西班牙船上的船员扔进海中。乔叟（译注：英国诗人，一三四〇—一四〇〇年，《坎特伯雷轶事》的作者）在他的“船员”一诗中记述了这一通用的战术：

投入战斗，占夺上风，

抛敌入海，洩水逃生。

在中世纪发明的用于舰船的唯一武器，丝毫不象用于战争的工具，倒象是一种进行恶作剧的用具。人们称之为“特利波里”（Triboli）。它们是一点铁片，带有三根长而尖的钉刺，无论怎样落下，总有两根钉先落地立起，另一根钉则向上翘起。当时的设想是将滑腻的液体投到敌舰上，然后投去大把“特利波里”，敌兵踩到液体上滑倒，一下就会摔在“特利波里”上。

这种武器虽然用心巧妙，但效果有限。发展海战所需要的手段，应该是如何自远距离击沉敌船，换句话说，就是要用火炮。早在一四〇六年，北欧的船只就安装了小型火炮，一艘名叫“Christopher of the Tower”号的舰上，就有三门用熟铁制的火炮，将粗糙的炮管焊在八英尺长的铁棒上。它们发射的弹丸可能不到半磅重——由于太小无法摧毁舰只——主要是用于驱赶跳帮者。一四八八年，在无止无休的战争期间，英王亨利七世建造了一艘名为“总督”号的四桅船，史料记载这艘船较历史上任何其他船只都装有更多的火炮。共有二百二十五门炮，全部安装在上层甲板和船楼上，但都是小型火炮，不能在远距离摧毁敌船——当“总督”号按照旧的作战方式勾住一艘法国船时，两船都着了火，“总督”号也被毁。

海上远距离作战，要求具有长射程的较大的火炮，但在船首楼和船尾楼安装这种重炮，将破坏船只的稳定性。一百多年过去了，没有人能够想出怎样把这种重量放在船上而不致使船倾覆——就更谈不上如何解决火炮的后座力问题了。

这一划时代的创举，归功于亨利八世。一五一二年，他给一家佛兰德铸造厂送去一些铜铸的前装滑膛炮。为了试验

它们，他轰毁了一排英国村舍（把住在屋中的人员清走之后）。亨利对它们的破坏力表示满意，命令造船师设法将这种火炮安装在船上。

英国造船师詹姆斯·贝克尔，被认为具有使国王满意的聪明才智。他得的答案甚为简单，他认为将火炮低低地安装在货舱甲板上，从船体开出炮孔，由船舷的炮孔发射就行了。

装备这一新发明的最有纪念意义的战舰是一千吨的巨舰“大哈里”号——是在国王建成此舰后才装上的。这艘舰于一五一四年下水，从船首到船尾按当时的风尚装饰了彩旗和三角旗，并绘制上了中世纪骑士团的其它标志，而且在国事活动时，还以锦缎为风帆。但沿着船体周遭，却显示出贝克尔的作品：一排窗洞里伸出火炮的大鼻孔，舷窗锯成圆形，仿效当时商船用作装货的舷孔，舰只航行时可以关上，需要时可以打开把炮伸出来。这种火炮——二十一门闪亮的铜炮——的口径由弱火力的二英寸半到强火力的八英寸，可以射出约五十磅重的铁球。最小可射二百八十码的目标，最大可射到一千六百码外。

亨利对这一收获十分欣慰，他特命令建造了一系列的这种舰船，到一五四七年他就拥有了一支除“大哈里”号外还有五十三艘战舰的舰队，并引以自豪。

令人惋惜的是，通过试验和纠正错误后改进的炮窗，犹如大多数新发明一样，总要发生一些不测的灾祸。一五四五年夏天，据报一支敌对的法国舰队驶近朴茨茅斯近海，亨利令战舰出海。“大哈里”号舰长谨慎地关上炮窗，但“马丽·罗斯”号上负责的骑士却一任炮窗洞开。当刚一感到风紧和船

身倾侧时，水就已经从洞开的炮窗涌入了，炮窗在水线之上仅仅十六英寸，国王和他的大臣，以及那位不幸骑士的妻子，眼睁睁地望着舰只沉入了海底，大部分船员都溺死了。

教训是明显的：炮窗位置应该改高。其它方面也应相应的发展。前后船楼应该废除，而最为重要的是必须依赖炮击。船员只有在敌船已经瘫痪，在采取最后行动俘获敌船时，才可靠船跳帮。

伊丽莎白女王（译注，亨利八世之女，一五三三—一六〇三年）船队的财务主管，约翰·霍金斯爵士，作出了取消船楼的大胆决定。他是一个有实际经验的海员，一个曾经在非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买卖奴隶和私掠船只的老海员，他从经验中懂得，高耸的旧船楼对舰船的航行有那些妨碍。他提出了一种全新型的战舰——快速舰。

这一用语并非指舰船的快速行驶，虽然词意如此。快速一词源出法语*ras*，是光溜或平整的意思，它恰如霍金斯对船楼所作的：他拆除了船楼。霍金斯的舰只“复仇”号，有着明快的轮廓，没有什么上层的建筑物，船在水中外形很低。在那些旧式的高船旁边，它甚至显得比它本来的样子还要小。如果它被敌人靠帮登船，被迫近战，则将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本无法与旧式战舰作战。因此它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为没有风力在旧式船的高层建筑所产生的影响，所以它较为快速、机动，易占上风，较易转舵，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话说，就是较灵活。它比旧船航行快，能保持有效射程，以致命的炮火进行袭击。

这种舰不仅为海上作战带来了新的技术要求，而且使海员处于一种新的较好的地位。在这之前，每逢作战，舰长和